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二十七回 香滿蕭齋酒邊戒酒 月明空巷禪外參禪

卻說漁陽酒醉歸來，見了尾生，因那個三角徽章，忽然記起白天的事來，躍起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我幸睡了一覺，不然裝著一肚子酒去乾這關係全國的大事，怕不鬧糟了麼？」說完，閉目沉思了一會。尾生冷笑道：「酒原最好的東西，你今天怎糟蹋他起來！」漁陽正色道：「人到了窮極無聊的時候，實在非他不可，我窮極慣了的，也怪不得有些溺愛他。只從今天起，我卻不能裝沒事人了。以後把他暫行棄置，做個半生結束，待將來大志既申，再同他纏纏朝夕罷。」尾生笑道：「你也不止戒這一次了。這件事絕似多情不相見，明知女為禍水，怕一到脂粉笑啼的時候，又免不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哩。」說完，從牀頭提出個巨觥來。將蓋一開便酒香噴射，蓬蓬勃勃的直衝入鼻孔來。不覺喉間癢癢的，暗暗喝采道：「好酒！」卻不敢說要喝，硬逼著灑腸才一口口的咽將下去。尾生笑道：「我早預備你立志戒酒的，這一觥清供，特地酤著來替你做个戒酒紀念的哩。」酒陽眼看著觥，見白底青花，油畫著一叢殘菊，非常清俊。那殘菊叢中，似一花一葉中都伸出隻手向自己招手兒。又聽著尾生一番說話，覺得灌他一醉也不為錯，便想迎上前來。

正要舉步時，忽見尾生那副似真似假的樣子，想：「這不是特來試我的麼？我若上了他這圈兒，以後便給人拿話柄去哩。」

想到這裡，勉強自己激勵自己道：「大丈夫不說出話罷了。」

既說出這話時，不要說戒酒，便是再大些的，我難道便肯貪著眼前，貽笑千古不成！」主意已定，抬頭見尾生炯炯雙眸直注著自己，便毅然道：「請先生自盡這一觥，替我做個紀念罷。」

說完，像表示決心的樣子，向榻上躺下，其實這一躺實是萬不願意的呢。

尾生見他這個樣子，笑道：「既你決意不喝，我可要獨酌了。」說完，舉觥傾了一杯出來。漁陽偷眼看著，見琥珀般的佳釀映著個晶融透澈的琉璃杯，格外燦爛，便咽了口吐涎將眼閉著。只聽得尾生又向抽屜內移了個碟子出來，張眼看時，見是一碟子胭脂般的雲腿。不覺倒抽了一口氣，把頭撇轉向壁，再也不敢張開眼來。接著又聽得尾生舉杯近唇，一口口從喉嚨咽將下去，那聲息格外無微不辨。恨得他想要把手掩著耳朵，卻又怕尾生瞧見顯得不濟，沒奈何只得聽著。但覺得杯聲箸聲接著不斷，約莫長久了，聽得尾生微吟道：「但使主人常有酒，不知何處在他鄉。」又吟道：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吟時接著又飲了幾杯。漁陽只是硬忍著不動。

忽聽得尾生立起身來笑道：「孺子可教，我今夜苦了你了。」

說完將他拉起，正色道：「不想你竟有這般強制工夫！那酒原不是一滴不能飲的，只憂你因醉誤事，故特地來試你一試。」

來來，我替你做个紀念罷。」說完，舉起巨觥向窗外一擲，接著「砰」的一聲，擲個粉碎道，直搗黃龍，當與諸君痛飲。漁陽，你多張制幾回罷！」

誰知道一擲不打緊，那巨觥處，早驚起一個人來。你道那又是誰？正是殿內破蒲團上低眉合十打坐著的和尚。這和尚正定心入定的坐著，忽聽得一聲響，便立起身來道：「善哉，這巨觥沒叫你喝啊！他自裝他的酒，與你什麼干涉？巨觥可擲，你為什麼不把天地間這酒字擲了呢？」說完，又冥然打坐著，漁陽要出去問時，尾生忙搖了搖手，低聲道：「我們講我們的事罷。」說完，兩個人密議了一回。

那晚兩人便同往在寺裡。明天一早，漁陽便來尋伯純。不想被甘棠一陣烏煙瘴氣，漁陽便大罵而去。回到到裡，見空殿無人，閒階寂靜，推進尾生房去，見一個人也沒有。先已受了一肚子悶氣，又盼不到知己回來，只蹙蹙著發愣。等了許久，不見還來，只得一個人惘惘出門。依著他平日性子，早撞進個酒店去喝個大醉了。這天卻每過酒店，疾趨而過，只東南西北的去尋覓，卻跑了一天沒尋得著。回寺寺裡，依然沒來，只得自還家去了。只苦著他那隔壁的酒家，一連幾天見這白乾老主顧絕足不來，眼看走掉了一樁生意，如今閒話慢講，那尾生究竟到那裡去了，是件要緊事，不可不將他表白一回。

卻說他那天早上見漁陽去了，急著推窗探頭一望，見那和尚正預備出去。便草草用冷水洗了個臉，眼看著和尚出寺，便跟蹤上去。且喜那和尚直往前走，沒覺得有人跟著。便隔著兩三丈暗暗跟著，想：「這和尚定有些來歷，苟探得了他的行蹤，也是熱鬧場上一件奇特的快事。」那知這和尚煞也古怪，東穿西走再沒個目的地，差不都將前西城澆了幾遍，兀是沒個歸宿。

看看日已正午，沒吃過朝膳，肚子漸漸餓上來了。要覓了地方買點心時，又怕和尚失了蹤跡；要不買點心時，又餓得慌了。

一個有作有為的尾生，到此竟有些進退兩難起來。遠遠看那和尚時，走得飛快，全沒半些兒餓意。一先一後，不覺又繞了一周。想：「這樣支持下去，怕要廝趕著一世呢，不如想個出奇制勝的法子，偷空買辦些食物，再來同他玩。」想罷，見對面有個飯店招牌掛著，看日已向西，再也忍餓不住，只得暫停了停腳。不想那和尚也將腳步放緩，像是尋什麼的。

便在臨街一個座上坐了，喚快拿飯來，伙計笑回道：「飯熟時已過了，請客官略等一回罷！」尾生立起身來想走。那和尚竟也閃入店來，向堂內揀個座坐了。尾生想這是再好沒有的事，我便奉陪著他罷。想罷，聽得那和尚一疊連聲喚酒。自己原也走乏了。酤了一壺在那裡淺斟低酌，卻不住的偷眼瞧著和尚。只見他酒哩肉哩不住的亂喚，一個光油油的頭上登時熱氣蓬勃，泛出些春色來。想等他喝完再跟，卻只是個不了。不覺暗暗詫異著道：「怎這人比前天破蒲團上活現出兩付神情來？」

一個狼吞虎咽，一個觸目關心。直到點燈時分，和尚還興致勃勃在那裡。不覺悟了過來道：「呸！我道不是道德堅定的高僧，便是疾世憤俗的隱士，所以特地跟蹤著他。那知是個無寺可投的酒肉行者呢。我還跟他作甚，倒不如還去罷！」想罷，吃了碗飯匆匆出店。

行不上數步，漸到了冷落地方。忽聽得後邊足音蹙然總跟著自己。還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那酒肉和尚。心裡不覺一動，故意放緩著腳，想讓過和尚再來跟他。那知那和尚也放慢了腳步，再也不走上來。看看到了一條寂靜的巷中，見滿天月色，淒涼蕭颯的照滿了一街。後邊人影似漸漸行近前來，一回相去不到咫尺。覺得來者可疑，於自己很有些兒關係。究竟他跟著自己是什麼一回事呢？主意已定，雄心突起，將身子一轉。

和尚正跟行腳步順，吃他一攔，險些兒撞個滿懷，便怒道：

「你不是也是兩個眼珠的，怎攔擋我起來？尾生此時知他不是個尋常庸僧，便站在一邊賠笑道：「誰敢來攔住大師，我只想問個訊罷了。」接著又想：「大師來的地方我是知道了。只不知去的地方是在那裡？」和尚冷然道：「到來的地方去罷了。」

尾生笑道：「大師撒謊哩！既原要到來的地方去。何如不來；既從去的地方來，何如不去。大師你告訴了我罷！」和尚聽了這幾句機鋒話，不覺說出幾句驚天動的話來。真是：